



与亚洲艺术、历史研究、宗教
丛书中

顾祠

——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

段志强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与亚洲艺术、
历史研究、
宗教
丛书

顾祠

——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

段志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段志强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8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1657-1

I. 顾… II. 段… III. ①顾炎武(1613 ~ 1682)-祠堂-研究
②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878.21②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9253 号



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

段志强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65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657-1/K · 543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编辑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有关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尤其鼓励跨越艺术、宗教与历史多领域进行综合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

二，本丛书收录有整体结构与完整内容的中文学术著作，同时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但不接收论文集。

三，本丛书所收专著，应当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具有现代学术著作的形式。注释采取页下注，书后需附“参考文献目录”，如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四，本丛书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辑的学术丛书，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邀请匿名审稿人，对收入本丛书的著作进行评审。

五，本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2013年9月

序

长期以来,我对于清代的名贤生日祭便感到很大的兴趣,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当代》91期)中,便引用了不少名贤生日祭的事例,讨论历史记忆与近代历史的变迁。

在我看来,召唤古人的生日祭,本身即是一种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它有点像是近来流行的“角色扮演”(cosplay),人们扮演的对象往往是自己所心仪,或希望成为的角色。故扮演本身即一方面是表露自己的心迹,一方面表示自我的认同,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的塑造。它有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在讨论象征时所说的,使用某一个象征,既是反映内心的信念,同时又是一种对外沟通、说服的行动。

在清代,因为政治压力的关系,我认为林林总总的生日祭还有一个作用,即召唤一个对话对象。这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压力有关。清代政治对文化上的压力虽不应过度夸大,但也不应忽略。由于人们通常不能非常大胆、鲜明地表达对现实事务的议论,故随着祭拜的人物不同,往往也传达了一种特殊的意趣或怀抱,借着召唤古人、祭拜古人,在私人聚会场合或诗歌吟唱中,隐微表达心中的感受。这些被召唤人物与其时代沉郁的空气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环。从这一点看来,那么清代的许许多多生日祭,或祭拜古今名人的活动,就有丰富的意义了。

在各式各样的名贤生日祭中,顾炎武祭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它

与翁方纲等人的苏斋拜苏，或其他林林总总的名贤生日祭不同。拜顾的同志不但为顾炎武正式建祠，每年春、秋及顾炎武生日三次祭祀，而且每次祭拜都要在卷上签名，而这一祭祀传统维持了八十年左右。

段志强《顾祠》一书便是研究顾祠祭的纪念活动。与祭者借着对顾炎武的纪念不仅把“人”与“事”在历史记忆中镌刻下来并且放大，更通过“纪念”的仪式与圣域，聚集起一群又一群志同道合之人，推动志同道合之事。如本书副标题所示，这本书所提示的晚清民初思想史的趋势，就是“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或者说，是士大夫要求自身从清代前期的压抑、局促的格局中走出来，重新标举通经致用的古代理想，并且在政治上有更多作为的一种潮流。过去，这个趋势可能会被描述为“经世”思潮的兴起，这当然不错，不过，这股思潮与之前之后的思想史、学术史之间的关联，以及它实际发生的动力、环境与线索，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从表面看来顾炎武的祠堂虽只是历史的一个小小角落，但由于它牵涉人物甚广、存在时间甚长，很能反映晚清思想史的许多面相，不少问题可以通过这个现象求得新的理解。

作者读书广泛细致，善于发掘史料、善于由小见大。在我看来，《顾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依据几份并不起眼的题名录，从晚清士人的行事，包括议政、论学、刻书、搜集遗文、交游、祭祀先贤等方面，来讨论思想界的新动向。全书围绕着“顾祠”，从道、咸以后的学人交往中，重新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及西力东渐大背景中的政治变动、思想学术之嬗变。

这本书内容很丰富，我没能一一介绍其内容。这里仅举本书第五章第二节《顾祠与孔庙》为例。在这一节中，作者展示了时代的发展如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顾、黄、王三人的形象愈来愈脱离了他们原来的轨道，被塑造成新兴政治观念的代表人物。反过来，对他们的崇祀也发挥了现实政治功能，清廷试着借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的诚意。此外，他运用了一份从未有人使用的史料，搭配晚清各家文集，把三儒从祀过程中的时代趋势、个人心态，与

崇祀活动三者的复杂互动，处理得栩栩如生，对于前人误说也有恰当的反驳。而顾炎武入祀孔庙时，也正是顾祠祭祀没落的时候，对于这个奇特的现象，他也有很好的解释。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与“顾祠会”研究的关系，2000年，当我借调到科学委员会时，上任那一天带的卷宗夹中，即有一份《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及相关笔记。但这个研究与我所有研究一样，凡是想“大做”的，都一搁一二十年，其他的反而容易成篇。由于顾祠会是想“大做”的，所以数据愈收愈广，笔记愈作愈多，除了在《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一文中发表过初步的看法外，这十五年间并未再发表相关文字。

201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博士班的段志强先生来史语所访问，谈话之间我知道他将以“顾祠会”为题作博士论文。当时我就对他说这个题目有意思，应该赶紧下手。现在四年过去了，段志强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相较之下，我真是显得过度懒散了。看来我也急需鼓起精神，好好清理这个拖延了十六七年的旧业了。

王汎森

2015年5月

目 录

绪论	1
一、“世运之关键”	1
二、研究史	6
三、清代前期文化政策及其影响	11
四、顾炎武的身后	17
第一章 纸上祠堂	26
第一节 张穆之前的顾炎武年谱	28
第二节 车持谦与顾炎武入祀乡贤	33
一、车持谦与顾炎武	33
二、顾炎武入祀乡贤	35
第三节 从纸上祠堂到地上祠堂	38
一、张穆本顾炎武年谱的编纂	38
二、历史记忆的复活	42
三、“时忌”的模糊	47
四、顾谱与顾祠	53
小结	54
第二章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道咸政局中的顾祠会祭	58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文人雅集和士林领袖	58
一、清代中期的文人雅集活动	58

二、1830年代北京城的士林领袖	65
第二节 鸦片战争与顾祠的创建	69
一、“台湾之狱”	71
二、顾祠的发起	75
三、顾祠创始人传(一)：张穆	79
四、顾祠创始人传(二)：何绍基	83
第三节 顾祠同人的政治抱负及其挫折	86
一、“谏垣三直”：顾祠会祭中的言官	87
二、“下僚经世”：汤鹏的例子	94
三、士论同声惜此行：陈庆镛出都事件	96
第四节 太平天国战乱中的顾祠会祭	101
一、咸丰初年顾祠的惨淡与复兴	101
二、参与平乱的顾祠同人	104
三、道咸时代士大夫的生命历程：徐鼒	108
小结	113
第三章 超越汉宋：顾祠中的学术纠葛	114
第一节 亦汉亦宋顾炎武	114
一、“经济”的胜出	115
二、“反宋”还是“宗朱”	119
第二节 学术偶像与考据学的蜕变及延续	124
一、《水经注》案与学术偶像的消长	124
二、顾、阎并祀与考据学风气的延续	130
第三节 顾祠会祭中的宋学与宋学家	134
一、《宋元学案》的刊刻	134
二、早期顾祠会祭中的宋学家	138
第四节 汉宋调和的背后	145
一、汉宋之争与士大夫的政治角色：朴珪寿的看法	145
二、“学行合一”取代“汉宋融合”	150
小结	154

第四章 京师顾祠与西北边疆	156
第一节 作为边疆史地学术中心的京师	156
一、京师对经世学者的意义	157
二、从江南到京师：沈垚学术生命的场域转移	159
第二节 顾祠群体与西北史地研究的私学化	161
一、作为私家学者的顾炎武	161
二、“成一家之私书”：祁韵士的学者生涯	163
三、寿阳祁氏家族与顾祠会祭	167
第三节 考据学对西北史地研究的“接管”	170
一、初期顾祠会祭的考据学色彩	170
二、“原本经术、长于地理”：徐松	172
三、“一家言”的经世意：张穆	174
四、顾祠学人群体的共同后学：何秋涛	176
第四节 西北知识的流传及其意义	179
一、顾祠同人的刻书事业	180
二、西北史地成为话题	189
三、顾祠与《肇域志》的流传	193
四、顾祠交友圈中的魏源	197
小结	200
第五章 纪念的流变：顾祠的重生与结束	203
第一节 重心转移：同光时代的顾祠及其周边	203
一、“相从饮酒，修饰故事”	203
二、冯桂芬与思想地理重心的转移	207
三、“京朝官”的蜕变：对比同治十年龙树寺雅集	211
第二节 顾祠与孔庙	218
一、顾炎武从祀孔庙	218
二、顾祠与顾炎武从祀的思想渊源	223
三、胡玉缙与亭林公祭	228
第三节 从顾炎武到戴震：通儒理想的变迁	230

一、顾炎武移祀苏太谊园	230
二、顾祠的终结	233
三、戴学的勃兴	236
小结	239
结论	241
一	241
二	243
三	245
四	247
附录一 顾祠年表	250
附录二 顾祠建筑	273
附录三 顾祠文献	276
附录四 顾祠礼制	283
附录五 北京之外的顾祠	286
参考文献	291
人名索引	307
后记	318

绪 论

一、“世运之关键”

1941年1月，北平《中和》月刊的第二卷第一期刊发了署名“楚金”的《道光学术》^①。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昔者道光二十三年，何绍基、张穆创建顾亭林祠于燕京广宁门内之慈仁寺，岁举祀事。及咸丰六年重修，而朱琦、王锡振为文以纪之。今祠尚岿然。尝过而仰瞻慨叹作而言曰：“呜呼！此世运之关键，君子所以俯仰百年而有深忧者，有以夫！”^②

按“楚金”是瞿宣颖（1894—1973）的笔名。瞿宣颖字兑之，号蜕园，湖南善化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1850—1918）的幼子，近代极负盛名的文献和掌故学家。这篇《道光学术》综论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史，精到之论甚多，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但是瞿宣颖竟然将一个祠堂看作百年世运之关键，未免令人意外。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大儒。他曾于康熙

^① 《中和》是1940年1月至1944年12月在北平沦陷区出版的月刊，署名“中和月刊社编辑”，实际编辑者为瞿宣颖，主要作者除瞿宣颖外，还包括周作人、黄宾虹、徐一士、谢国桢、傅增湘等人。关于这本杂志的情况，可参看于静：《林辰藏沦陷区期刊——〈中和〉月刊》，《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

^② 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1941年第1期。

七年(1668)春短暂寓居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当年二月十六日即因为黄培诗狱的牵连而南下济南^①。道光二十三年(1843)，张穆、何绍基等人醵资在慈仁寺西偏隙地建立顾炎武专祠，这就是瞿宣颖所说的顾亭林祠。



广宁门内慈仁寺，今祠尚岿然

北京慈仁寺

瞿氏所谓“广宁门内之慈仁寺”，位于今广安门内大街，始建于辽代，称报国寺。明成化二年(1466)，周太后弟周吉祥欲出家为僧，宪宗为将报国寺重修扩建，而以为太后祝寿为名，改名慈仁寺。乾隆十九年(1754)再次重修，定名“大报国慈仁寺”，一般仍称作报国寺，慈仁寺之名只见于文人笔咏。寺内双松据传为元代所植，寺后毗卢阁甚高，可以远眺卢沟桥，都是京城名胜^②。

在明代，出广宁门送客的人，常常会在慈仁寺的双松下置酒，畅叙别情，仅《帝京景物略》就收录了咏慈仁寺的诗作五十余首，慈仁寺

^① 周可真：《顾炎武年谱》“康熙七年”条，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② 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63—968页。双松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先后枯槁，毗卢阁则于嘉庆间倾圮。

渐渐成为文人聚会的重要场所^①。

清初，慈仁寺渐成集市，每月以朔、望及二十五日为期，百货咸集，喧阗成市。百物之中，以书市最为有名，所谓“华灯九陌挂春风，独买残编古寺中”^②，慈仁寺是康熙年间北京城最重要的书籍市场。当时寓京的文人留下许多在慈仁寺买书的记载，王士禛（1634—1711）自己曾说，曾有士人拜访他，屡次不遇，徐乾学（1631—1694）告诉此人，只需在慈仁寺开市之日到书摊相候，果然遇见^③。

慈仁寺集市在康熙时盛极一时，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以后渐次衰落，王士禛晚年已叹慈仁寺书摊今非昔比，难得秘书^④。乾隆中，书市迁移至琉璃厂，慈仁书市已然无存^⑤。

在顺治、康熙年间，不少来京的名士借住在慈仁寺的僧房。王士禛是一位，高珩（1612—1697）、李因笃（1632—1692）也曾在此寓居，当然最有名的还是顾炎武。

顾炎武

顾炎武万历四十一年（1613）生于昆山，崇祯十六年（1643）捐赀为监生。清军攻占江南以后，他曾受南明朝廷的官职，亦曾组织抗清的武装活动。顺治七年（1650）以后，顾炎武为避祸出走，改容作商贾，奔走吴、会间。顺治十二年，顾炎武为邻家叶方恒所讦入狱，幸得好友归庄等人营救方才脱祸。顺治十四年，顾炎武离开江南，从此再没回过故乡。数年间，他在华北数省游历著书，声名渐起。

康熙七年年初，顾炎武入都，住在慈仁寺。二月二十五日，“忽闻

^①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116页。

^② 宋荦：《上元过慈仁寺买书》，《西陂类稿》卷6，康熙五十年常熟毛氏刊本，第8页。

^③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3，《王士禛全集》第6册，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4882页。

^④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3，《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520页。

^⑤ 关于慈仁寺集市的兴衰，见雷梦水：《慈仁寺集市》，《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府园名址》，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330页。

山东有案株连，即出都门”^①，是即“黄培诗狱”。此狱案情复杂，牵涉甚广，大略言之，黄培系明末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其世仆姜元衡考中进士、入翰林，为翻主仆名分，遂首告黄培等一十四人刻印悖逆诗文，其中有陈济生所辑《启祯遗诗》（又名《忠节录》），而《启祯遗诗》中又有一名“宁人”者协助蒐集发刻的记录，顾炎武字宁人，所以牵连到顾炎武。本来，山东官府行文昆山缉拿，而顾炎武久已不住昆山，昆山已经回报无从查拿，但顾炎武担心此事株连过广，遂主动投狱辩白^②。

此案的审理结果，姜元衡不能证明顾炎武与《启祯遗诗》的关系，顾炎武遂得开释，然而黄培仍不能免去“造作逆诗”的罪名，终遭处死。事解以后，顾炎武于康熙八年正月初四再度入都，改寓七圣庵。此后，顾炎武虽曾数次入都，但多住其甥徐元文或徐乾学家中，诗文中再未见与慈仁寺有关的记载。

会祭题名

慈仁寺顾亭林祠自建成次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起，开始每年定期举行公祭顾炎武的集会。此后虽然经历了人事代谢、时代更迭，但由于得到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倾向的士大夫的持续响应，顾祠会祭一共延续了长达八十年之久，前后参与者达到五百余人^③，成为近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文人集会活动之一。

顾祠每年举行的常规会祭共有三次，分别是春祭、秋祭、生日祭。生日祭在顾炎武的生日五月二十八日，春祭在三月三日上巳，秋祭在九月九日重阳^④。顾祠会祭曾是北京最引人注目的士人集会，“京朝仕宦之号称名士者，几无一不与此祭”^⑤，“咸、同名人几无不在”^⑥。

^① 顾炎武：《与人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1页。

^② 关于黄培诗狱的详细经过，见周可真：《顾炎武年谱》，第363—382页。

^③ 参见本书附录一《顾祠年表》。

^④ 根据顾祠《题名卷子》的记录，在道、咸时代顾祠的公祭日期大都严格遵守这个约定，不过后来逐渐放松，经常出现当期末祭而随后补祭的情形。

^⑤ 雷梦水：《慈仁寺集市》，《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府园名址》，第328页。

^⑥ 罗继祖：《枫窗脞语》“慈仁《顾祠题名录》”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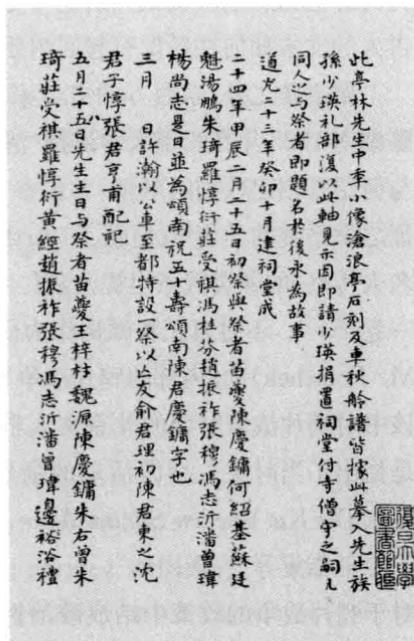
顾祠会祭的题名录，几乎相当于一部京城士林名人录。

顾祠建立之初，参与组织的苗夔、何绍基等人制作了一个长卷，请人摹写顾炎武的画像作为卷首，以后每次会祭结束之后，与祭各人皆题名于卷上，以为纪念。同治十二年（1873）秋祭时，主持祀事的鲍康将题名卷子装池付藏，是为《顾先生祠题名第一卷子》。1918年，昆山名士方还将此卷影印，想要以此聚资，重修时已荒废的顾祠^①，这个卷子因此得以传世。

在第一卷子结束以后，顾祠会祭仍断续举行，续有第二、第三卷子。宣统元年（1909），王仁俊见到三个题名卷子，次年抄录了一份，辑入他所编辑的《正学堂杂著》之中。此书现仅存稿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从同治十三年到宣统二年的顾祠题名赖此以存。

光绪三十三年（1907），胡玉缙首次参与顾祠会祭，1920年，他抄录了全部的顾祠题名，后来这份题名录的副本，并胡本人在题名卷子上所作的两次题记，一并被编入《鵠顾遗集》。此书亦仅存稿本，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自1911至1920年的顾祠题名有赖于此。

这些题名卷子的原件都已佚失，只有1920年生日祭的题名原件一纸因胡玉缙的收藏而尚存于复旦大学图书馆。所幸



《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
影印本首页

^① 《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卷末方还识语，后文引用《题名卷子》时仅在文中注明题名日期，一般不再出注。

有影印件及抄本的存在，让我们得窥八十年顾祠会祭的全貌。此外，1922年顾祠重修以后，吴昌绶、董康等汇集与顾祠有关的题记、石刻，加上胡玉缙为顾祠会祭重订的礼仪，编成《顾祠小志》一卷；同治元年，方朔等人编集《顾祠听雨图》上的题诗近百首，刊刻《顾祠听雨图诗录》二卷、续一卷：这些都是研究顾祠所依赖的基本材料。

二、研究史

本书关注的是，在时代的变局之下，像顾炎武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如何被逐渐符号化、如何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如何在不同的人中间有着不同的形象，以及这些“同”与“不同”是如何影响后人的思想与行为并进而影响历史的。对这个过程的讨论，也许要比单纯地研究古人的文本如何在后世引起回响要来得复杂而真切。

瞿宣颖之外，东西方的史学家都曾注意到顾祠的存在。例如内藤湖南1925年在京都大学讲授“清朝的史学”的时候，就提到过张穆与何绍基创建顾祠的事情，并说参与祭祀的都属于重视清朝经史考证之学系统的学者^①；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所编《清代名人传略》的顾炎武条也提及慈仁寺顾祠以及《顾先生祠题名会祭第一卷子》^②。不过真正将顾祠作为研究对象，还要从波拉切克（James M. Polacheck）的《内部的鸦片战争》（*The Inner Opium War*）^③说起。该书对鸦片战争时期的北京文人群体做了颇富启发性的研究，特别是指出了当时文人交游活动的强烈政治色彩，书中专辟一章“顾祠会”（*The Ku Yen-wu Shrine Association*）来讨论顾祠，认为顾祠接续了江亭雅集等“春禊团体”（spring purification group），在反对穆彰阿对于鸦片战争的政策中结成政治性的团体，因此顾祠群体的出现可

^① 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7页。

^② Arthur William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 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425. 按该书的“顾炎武”条由房兆楹执笔。

^③ James M. Polacheck: *The Inner Opium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